

社区论坛: 一种非均衡的博弈^{*}

——以长三角地区三城市调查为例

梁莹

摘要: 中国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之中, 社区论坛为公民和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公民自治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了合作治理的共享空间。社区论坛是在新闻媒体的参与和推动下, 政府与公众围绕共同的社区事务进行协商和探讨的平台, 是解决社区公共事务, 提升公共服务的一种常规机制。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表明, 社区论坛成长中的非均衡博弈现状是影响社区论坛成长的制约因素与深层原因。只有促进社区论坛与居民自治精神的成长, 才能进一步提升草根民主的品质; 而社区论坛也将逐渐成为中国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中最出色的民主风景。

关键词: 社区论坛; 长三角地区; 自治精神; 非均衡; 博弈

中图分类号: D6;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2)06-0035-10

作者简介: 梁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江苏 南京 210093)

世界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为世界各国公民创造了新的政治参与契机, 社区论坛逐步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居民参与社区论坛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影响决策者的行为, 居民开始对参与社区论坛赋予更高的使命与责任。时下,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论坛已然成为直接参与社会政策的一种重要途径。然而, 这种追求并非撤除所有的代议机构与废除所有的代议制度, 而是呼唤寻求更多的、置于传统的代议系统之外的参与机会。小范围的社区论坛参与, 无疑成为扩展居民政治参与、实现居民直接参与的重要方式。然而城乡社区中孕育发展的社区论坛依然存在诸多非均衡博弈的因素, 使其充分发展的道路漫长而遥远。

一、城乡社区中孕育发展的社区论坛: 研究缘起与研究概况

公众总是正确的, 或者至少说, 制定新政策之时充分倾听公众的声音, 对于普通公众意见的收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技术的新话语^①。新的社会治理技术致力于实现将原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群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②。强势民主理论的著名代表巴伯曾指出, 政府特许状越来越依赖于

收稿日期: 2011-11-20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与绿色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互动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 71173099)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政府信任与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内在关联性研究”(项目批准号: 70903002) 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受 2011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1-0228) 资助。

① Irwin, A. The Politics of Talk: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ew' Scientific Governa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6(2): 2006, pp. 299 - 320.

② Lezaun, J., & Soneryd, L., Consulting Citizens: Technologies of Elicitation and Mobility of Public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6(3) 2007, pp. 279 - 297.

社区委员会、社区邻里会议、小镇会议以及其他类似的街区或社区邻里层面的公民参与手段^①。伴随着我国社区建设和草根民主化运动逐渐走向深入, 城乡社区居民的“社区自治意识”和“社区认同感”、“社区归属感”正在缓慢成长。社区是城乡社会结构中最小的“细胞”, 是政府、居民以及其他社区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公共领域。社区成为城乡社会问题的“高发区”。社区论坛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在传统的代议制治理理论中, 参与被视为一种影响参与者的手段。而在社区论坛中, “参与将定义为一种公民形成说什么 (what to say) 的方式”^②。同时, 社区论坛能够直接实现普通公民与权力代表者的直接对话, 被视为一种当代民主^③。从制度层面来说, 社区论坛是一种面对面的直接的协商对话机制, 在这一对话机制中, 参与主体是多元化的, 例如社区成员 (包括居民、社区自治组织等)、政府、其他社会主体等, 多元主体之间进行自我组织, 并围绕社区性公共事务采取自愿和平等参与的方式进行讨论、评议以及实施监督。“社区论坛”将协商民主的理念融入其中, “对于公民的个人偏好固定不变这一命题提出挑战”^④, “社区论坛”紧紧围绕着城乡社会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其选取的议题: 噪音扰民、治理乱收费、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再就业、社区道路改造、社区服务网点、拆迁户问题、农转非问题、子女上学难、特困家庭基本生活保障 (医疗、就业、子女上学、住房等问题) 等。综合而言, 这些问题是城乡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的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问题, 成为当前城乡社会需要解决与处理的重要问题, 同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基础性问题。

博弈理论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是指参与博弈主体在博弈的过程中相互之间能够达成一种约束力、契约或默契, 最终获得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非合作博弈则刚好与之相反。但在实际的社区论坛过程中, 合作博弈占主流, 社区论坛以其特有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充分展示了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 展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围绕矛盾和冲突而进行的交流与互动的真实景况, 显示了中国在探索草根民主道路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城乡社会生活特殊的真实现状。而社区论坛最大的社会价值在于努力在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建构一种平等对话的互动机制, 用相互协商、共同商讨的方式处理问题。旨在促使“拥有参与动机和参与能力的公民以及社团能够更好地参与地方可持续发展诸问题的规划和管理, 并参与后续的有关合作行动”^⑤。

对于未曾经历过现代性之洗礼的中国而言, 充分实现社区论坛是逐步实现草根民主的良性发展途径。但对现实而言, 类似于社区论坛的民主改革活动能够真正呈现草根民主图景, 能够对我国草根民主的发展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吗? 在2006年和2008年南京市进行的两次市民论坛调查之基础上, 本文将进一步通过同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和杭州这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 了解实际过程中社区论坛活动的进展情况, 探究社区论坛活动展开的影响和制约的深层原因及其内部的逻辑关系, 对社区论坛中所存在的各种非均衡博弈现状进行深入剖析, 期望对我国其他城市的社区论坛活动与促进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提供借鉴作用。

2006年和2008年, 笔者在南京市展开了两次相关的问卷调查。这两次调查都涉及到了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调查, 并依据相关的调查数据结果, 针对南京市公民参与社区论坛活动之状况进行详细分析, 并深入分析影响社区论坛活动深入展开的制约因素。从对这两次延续性调查的分析中可以发现, 南京市开展的社区论坛活动似乎离所谓的协商民主路途遥远而漫长^⑥。鉴于主

①②④ [美] 本杰明·巴伯 《强势民主》, 彭斌、吴润州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313页。

③ Remaley, M. H., & Dineen, P., Constructing a Modern Democracy, One Forum at A Time, *National Civic Review* 96 (2), 2007, pp. 42-48.

⑤ Lyons, M. C. Smuts and A. Stephens. Participation, Empowerment and Sustainability. *Urban Studies* 38(8). 2001. pp. 1233-1251.

⑥ 2006年和2008年在南京市进行的两次延续性的关于社区论坛活动的实证调查, 参见梁莹《“公民论坛”中的地方政府回应——以南京市“市民论坛”为例》, 《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6期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 现实抑或乌托邦? ——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市民论坛: 离协商民主还有多远》, 《求实》2008年第3期等论文中的详细论述。

客观条件的限制,2006年和2008年的调查所选择的样本城市均是南京市,而本研究在抽样调查的范围和城市的选择方面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通过扩大调研城市的数量和异质性,可以进一步对社区论坛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延续性考察。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先后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和杭州这三个城市进行的实证调查。选择这些城市的理由,在于这三个城市无论在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都处于中国比较发达的水平。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而这三个城市近年来在民主政治改革等方面,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正是社区论坛与公民精神成长的基础。通过讨论长三角三个城市社区论坛的成长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利于长三角地区民主政治改革和社会资本成长,对全国其他省市亦将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此次调查主要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其中在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采用了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与系统抽样等抽样方法。即本次调查首先按照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从被调查城市中抽取区(县),然后从区(县)中抽取街道(乡镇),接着再从街道(乡镇)中抽取居(村)委会。接着,在居(村)委会中抽取被调查的居民户样本时,本研究主要采用系统(等距)抽样法。最后,还需要从居民户中抽被调查人,首先需要了解抽中的户口中18岁以上人口的数目;然后询问他们每个人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最后,抽取其中生日距8月1号最近的那个人作为调查对象。在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城市抽取样本后,采用访谈式调查方法,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并运用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

二、社区论坛中基层政府与居民之非均衡性博弈状况解析

管理者对公民的信任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紧密相关,这种互信关系已经成为公共行政的焦点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和公民的互信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①。社区论坛中,基层行政人员和社区居民之间似乎也存在信任关系的博弈。在社区论坛的实践中,社区居(村)委会和街道办(乡镇)政府往往是社区论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社区居民则是自愿的参与者,论坛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主要依赖于社区居(村)委会和街道办(乡镇)政府自上而下的组织与社区居民由下至上的推动力。社区论坛之使命在于极力地解决与妥善处理社区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与社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保持和激励居民参与社区选举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至关重要。而在社区论坛的博弈参与中,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与参与精神却相对较为欠缺,在整个社区论坛进行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参与的弱势一方。

例如本次调查中,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个问题,2.4%的居民选择了“很不同意”,29.9%的居民认为“不太同意”,15.9%的居民表示“无所谓”,分别有43.8%与7.9%表示“比较同意”与“非常同意”。如表1所示,对于“我非常想参与到村或居委会对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这一说法,选择“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社区居民分别达到37.8%与15.6%。

如表2所示,对于“我很愿意参加社区召开的居民代表会议,讨论社区公共房产出租问题,”这种说法,分别有6.8%和16.2%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23.6%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则分别有45.7%和7.8%。而对于“我关心社区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区的民主发展”这种说法,分别有16%和3.6%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22.6%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则分别有42.2%和15.5%。最后,在“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以保障有效监督

^① Braithwaite, John. Institutionalizing Distrust, Enculturating Trust. In *Trust and Governance*, edited by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p. 343 - 375.

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这一问题中,则有 3.8%和 18.3%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33.2%的居民表示“无所谓”。而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居民却不到半数。

表 1 居民对“我非常想参与到村或居委会的对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的认同度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很不同意	147	9.4	9.4	9.4
	不太同意	259	16.5	16.6	26.0
	无所谓	320	20.4	20.5	46.6
	比较同意	590	37.7	37.8	84.4
	非常同意	243	15.5	15.6	100.0
	Total	1,559	99.6	100.0	
Missing	System	6	0.4		
Total		1,565	100.0		

表 2 居民对“我很愿意参加社区召开居民代表会议,讨论社区公共房产出租问题”的认同度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很不同意	106	6.8	6.8	6.8
	不太同意	251	16.0	16.2	23.0
	无所谓	366	23.4	23.6	46.6
	比较同意	709	45.3	45.7	92.2
	非常同意	121	7.7	7.8	100.0
	Total	1,553	99.2	100.0	
Missing	System	12	0.8		
Total		1,565	100.0		

David 等学者提出,在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之间,仍然存在其他民主形式成长的空间,而参与式民主为填补中间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可能^①。参与式民主倡导较高度度的公民自治参与,而且以积极主动的公民自治参与为基础,将更高的透明性、效率与公民的满意度作为价值归宿。由此可见,部分居民对社区论坛的自治型参与程度偏低。尽管目前正呈现出从动员型参与向自治型参与转向的发展趋势,但部分社区居民的自治型参与仍比较欠缺,这与社区论坛中折射的真实民主图景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管理者对公民的消极态度是公民参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②。许多管理者对公民参与抱有矛盾心态,认为参与过程中充满了问题^③。本研究表明,除了居民自治参与不足之外,参与主体之间的不均衡博弈也是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除了问卷调查,我们还对一些居民进行了访谈,从中可以看出社区论坛活动开展现状。例如南京某社区的论坛活动中,曾经围绕社区道路修理问题进行讨论,社区中有很多泥巴路,很多老人孩子走过时经常滑到,为此需要修改。针对此问题,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民、物业管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共同召开了社区论

① David, R. I., Gregory, E. K. & Jesus, R. Towards decision support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formation System and E-business Management*, 6 (2), 2008. pp. 161 - 191.

② King, Cheryl S., Kathryn M. Feltey, and Bridget O' Neill Susel. The Question of Participation: Toward Authentic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8(4). 1998. pp. 317 - 326.

③ Yang Kaifeng, Public administrators' trust in citizens: A missing link in citizen involvement effor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 (3) 2005 pp. 273 - 285.

坛。

对部分参加过论坛的居民进行访谈,居民 WA 谈到:在社区论坛中,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行政人员起了较好的组织作用,整个论坛安排得很有秩序;也让社区居民有了很多发言的机会。但感觉最后还是没有按照居民的意见来处理,很多措施更多的是根据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行政人员最初的想法来实施,所以还是有些让人失望的。

居民 QH 指出:我提出了很多有创意的建议,并且将这些建议整理成文提交给了论坛负责人,当时论坛负责人也对这些建议大加赞赏,但最后发现我这些建议根本没有被采用。

居民 ME 则谈到:感觉社区论坛召开得很成功,但论坛召开以后很久,好像社区泥巴路的问题还是没有按照居民们的意见来解决。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办事效率似乎太低了!

从访谈中可以窥见,社区论坛的演变历程展现为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三个行动主体之间的公共协商过程。肯莫尔 (Binmore) 认为,制度的安排就是在不同的选择之中选取一种均势的方案。这种均势方案的选择是制度安排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①。金 (King) 和斯蒂弗斯 (Stivers) 宣称,管理者和公民的关系其实不和谐,“几乎每个公民都会不同程度地对抗政府,而官僚机构也会作出对抗性的回应,有的管理者甚至说,参与者是一群懒惰、冷淡、没有行为准则的人”^②。社区对话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制度安排,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处于非平等地位,它们之间存在力量差异,处于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的利益主体影响和决定着社区对话特点和性质。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是政府垄断权力和资源,形成垂直式的关系网络,而这种行政主导的方式在社区论坛活动中依然有所延续。由此导致在社区论坛的格局中,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对论坛的议题、过程乃至最终的问题解决方案始终起着决定作用。

社区论坛能否成功开展,至关重要。“公民投身于思考、设计、影响公共部门的决策制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腔热情地考虑公共利益,希望自己在公共事务,尤其在基层的社区事务中发挥积极的、持续的影响”^③。而在社区论坛中,社区居民作为博弈的一方,其应有的参与精神与参与意识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始终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从以上的访谈中可以发现,公众的弱势地位在整个社区论坛的开展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尽管社区居民也尝试积极参与论坛活动,但其应有的作用和角色仍然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在社区论坛中一直扮演弱势角色。而正是由于在社区论坛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总是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而居民自身的自治意识与公共精神较为孱弱,导致居民参与社区论坛活动缺乏自觉与主动性;并进而导致公民精神和社区论坛成长与发展缓慢之困境。

三、社区精英与弱势群体在社区论坛中的非均衡博弈剖析

西方学者对政府重视社区论坛的动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社区论坛,政府能够获得大量有用的视角、知识与价值;二是通过社区论坛,能够提升政府的合法性,消除公共不信任^④。社区论坛的发展过程暴露了城乡草根民主建设的滞后性。如果说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缺位和越位是阻碍社区论坛兴起与成长的不良外部因素,那么来自历史的、体制的、观念的等诸多不良因素,将在更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社区论坛的实践和发展,共同导致我国社区论坛发展的不完善。居民的自治参与精神不够成熟,这就必然注定了我国社区论坛的建设与发展依然面临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和处理。以上对居民参与社区论坛成长之现状进行了详尽的解析,而究竟哪些居民背景

① Binmore, K. Game theory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8 (3) 2010. pp. 245 - 252.

② King, Cheryl S. and Camilla Stivers. Citizens and Administration: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In *Government Is us*, edited by Cheryl S. King and Camilla Stiver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p. 49 - 62.

③ [美] 理查德·C·博克斯 《公民治理: 引领 21 世纪的美国社区》, 孙柏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2 页。

④ Lezaun, J., & Soneryd, L. Consulting Citizens: Technologies of Elicitation and Mobility of Public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6 (3) 2007. pp. 279 - 297.

因素会对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现状产生更大的影响呢? 2006 年和 2008 年, 笔者在南京市的两项延续性调查中发现, 居民参与市民论坛均受到诸多背景因素的影响, 而本次调查也有类似之处^①。而正是受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 在社区论坛的博弈过程中, 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在社区论坛中的非均衡博弈显得较为突出。

在具体的社区论坛参与过程中, 参与人员有大中小學生、在职职工、下岗失业人员、社区负责人、市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专家教授及外来务工人员, 等等, 参与人员具有广泛性, 并代表了城市社区各个利益阶层。同时, 社区论坛议题所讨论的事情试图达到“事事有回音”, 以实现大部分社区事务可以得到政府部门及时有效的反馈, 给社区居民带来真实的利益的目标, 然而最终的成效并非总是较显著的。在本次调查中, 关于公民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 不同职业的居民的评价有很大的区别。

表 3 职业对居民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之影响的 ANOVA 分析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an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	90	3.7500	0.70711	0.07454	3.6019	3.8981
企业、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130	3.4731	0.73152	0.06416	3.3461	3.6000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般办事人员	160	3.2781	0.73597	0.05818	3.1632	3.3930
专业技术人员	174	3.4109	0.68529	0.05195	3.3084	3.5135
私营企业主	72	2.9132	1.20311	0.14179	2.6305	3.1959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83	2.9910	0.87951	0.09654	2.7989	3.1830
个体经营者	48	2.7969	1.05268	0.15194	2.4912	3.1025
工人	182	3.1442	0.75125	0.05569	3.0344	3.2541
农林牧渔劳动者	119	2.5672	1.09152	0.10006	2.3691	2.7654
学生	80	3.3438	0.65407	0.07313	3.1982	3.4893
离退休人员	115	3.4326	0.66583	0.06209	3.3096	3.5556
下岗失业人员	159	1.9733	0.85711	0.06797	1.8390	2.1075
其他	101	2.3416	1.15202	0.11463	2.1142	2.5690
Total	1,513	3.0334	0.98461	0.02531	2.9837	3.0830
F = 45.436, df = 12, P = 0.000 < 0.001						

如表 3 所示, 对职业对居民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分析后的 F 检验表明, 企业、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对社区论坛的参与度比较高。职业不同的居民, 对于“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从方差分析表 3 中可以看出, 农林牧渔劳动者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最低, 均低于 2 分。而农林牧渔劳动者、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私营企业主与其他人员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也相对较低, 都在 3 分以下。

接着, 通过 Binary Logistic 回归对影响居民是否参与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因素进行分析, 即以居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 以居民是否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选择为因变量, 进行 Logistic 回归, 回归

^① 参见梁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17 页。

分析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 (Method: Enter)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	S. E.	Wald	df	Sig.	Exp (B)
性别	-0.149	0.132	1.273	1	0.259	0.861
年龄	0.007	0.007	0.982	1	0.322	1.007
文化程度	0.488	0.066	54.280	1	0.000	1.629
月收入 (千元)	0.341	0.048	50.804	1	0.000	1.407
职业 a			55.898	12	0.000	
企业、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1.099	0.375	8.597	1	0.003	0.333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般办事人员	0.468	0.369	1.609	1	0.205	1.597
专业技术人员	0.164	0.374	0.194	1	0.660	1.179
私营企业主	-0.531	0.441	1.449	1	0.229	0.588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0.136	0.437	0.097	1	0.756	1.145
个体经营者	0.117	0.492	0.057	1	0.812	1.124
工人	0.343	0.386	0.788	1	0.375	1.409
农林牧渔劳动者	0.253	0.409	0.382	1	0.536	1.288
学生	0.412	0.509	0.655	1	0.418	1.509
离退休人员	0.986	0.402	6.022	1	0.014	2.681
下岗失业人员	0.155	0.422	0.136	1	0.713	1.168
其他	-0.313	0.485	0.417	1	0.518	0.731
政治面貌 b			16.086	3	0.001	
共青团员	-1.007	0.285	12.521	1	0.000	0.365
民主党派	-0.842	0.287	8.622	1	0.003	0.431
群众	-0.487	0.210	5.401	1	0.020	0.614
居住时间	-0.059	0.046	1.682	1	0.195	0.943
居住城市			1.923	2	0.382	
南京	0.123	0.155	0.627	1	0.429	1.131
杭州	-0.089	0.158	0.319	1	0.572	0.915
Constant	-2.800	0.615	20.718	1	0.000	0.061
Model Chi - square = 532.965 , df = 22 , Sig. = 0.000						
- 2 Log likelihood = 1579.404 , Cox & Snell R Square = 0.292 , Nagelkerke R Square = 0.391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 73.5%						

注: a 参照类别为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 b 参照类别为中共党员

从表 4 可见, 回归的模型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由 Nagelkerke R² 可知, 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 39.1%。在所有自变量中, 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和政治面貌这几个自变量对居民是否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而在以上的回归模型中, 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 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级别, 那么居民参与社

区举办的“居民论坛”、“居民说事”、“社区对话”等活动的发生比也相应地增加0.629倍,由此可见,文化程度不断增强,社区居民实际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比率不断提高。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居民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也不断增加。在职业方面,离退休人员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是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的2.681倍。由此可见,离退休人员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等活动的比率比较高。

而对于不同政治面貌的居民而言,共青团员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365倍,民主党派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431倍,群众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614倍。即共青团员、民主党派与群众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比率相对于中共党员而言比较低。

而以上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社区居民文化程度越高,那么其参与社区论坛的比率则越高;同时也显示出中共党员参与的比率相对于共青团员、民主党派与群众而言也比较高;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比率也不断增加。而收入高的群体,文化程度高的群体以及中共党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社区主流人群。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哲人政治”思想中就触及了精英理论思想,被视为是精英理论思想的开始。而在中世纪意大利时期,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对于统治者的权力和统治技巧的深入研究过程,推动了精英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目前对于我国理论界而言,社区精英成为诸多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将社区精英因功能不同而进行详细划分,发展至今分别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在实际的社区生活中有集多种精英角色为一身的精英。

以上的分析则表明,社区中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参与精神较强,而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如离退休人员与下岗失业人员等对社区论坛的参与意识则较为孱弱。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在社区论坛中的角色和地位等存在诸多的不均衡,这对于社区论坛的成功开展无疑有较大的阻滞影响^①。由于社区论坛格局是由社区精英主导与掌控,那么必然相应地产生一系列弊端和缺陷,缺乏监督体系、相关法规和运作制度而处于滞后状态,进而陷入恶性循环,并导致社区精英治理走向威权化与集权化的趋势。此外,社区精英凭借其社会优势掌控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社区论坛产生各种影响力和压力,进而对社区论坛的整个过程产生较多的不利影响;并且这种社区网络关系具有显著的等级特征,它会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弱化公众制度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以此突破社区精英治理的格局。

四、非均衡博弈中成长的社区论坛: 研究结论、讨论与反思

诸如社区论坛之类的“草根民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过程中,它会引发出什么问题,它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综合前文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社区论坛的实质是政府、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等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是这些多元社会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均衡的结果。而在社区论坛对话机制的实践表明,社区论坛对话不仅帮助社区居民不断地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促进社区自治驱动型的生产与发展、促进由下至上的草根民主发展机制的形成;还能够及时发现各类潜在或凸显的社会矛盾,及时预防和缓解社会矛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社区居民坦诚协商和解决问题提供交流平台和对话空间。而本文通过对社区论坛中社区居民参与现状进行的详尽的解析,这一分析似乎向我们昭示,当前居民参与社

^① 张康之、张乾友《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学海》2011年第2期。

区论坛与居民自治精神成长的现状不容乐观,部分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意愿较为薄弱,并且受到一些客观的居民背景变量因素的影响;由此导致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之间在社区论坛中存在着诸多的非均衡博弈;社区论坛离充分实现基层民主似乎依然较为遥远。同时受历史惯性、体制延续以及观念固化等诸多不良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区论坛的实践依然难以良性进行,居民的自治精神和政府的相关政策还不够成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解决。

尽管在调查中显示,这几个社区论坛的案例都是富有成效的,但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事实,即大部分的对话都是在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主导下才能顺利和成功地实施和进行。社区论坛依然面临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的制约,因此社区论坛活动不能单纯地由社区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进行组织和发起,这就难以获得成功开展的效果。作为一种社区的“公共空间”,它所面向的应该是所有的社区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只要愿意参与社区论坛、遵守论坛规则的居民和单位都可参与。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之间在社区论坛中的非均衡博弈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公众处于一种原子化状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与几十年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传统的臣民文化根深蒂固,依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例如深刻的“官本位”思想,“权威崇拜”和“与世无争”等政治心理,依然惯性地存在,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这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进而致使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意识非常孱弱。由此可见,只有当社区居民具有高度的自治意识与较强的组织能力时,才能持久地为社区论坛的践行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进而从本质上改变社区居民被动参与社区论坛的发展困境。

对于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在社区论坛中的非均衡博弈状态以及我国社区论坛如何深入开展而言,迈克尔·卡西尔(Michael Cuthill)和约翰·法恩(John Fien)指出,为了促使公民和社团更有效参与社区论坛,可以在三个关键领域中申请支持,这三个领域包括:加强公民参与能力;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能力,重建一种合作性的社区文化^①。此外,本研究认为,消除这种非均衡博弈状况的关键还在于社区论坛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有关社区论坛的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因此我国应加强社区论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等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从法律制度上保障社区居民对话机制的合法性。从立法方面,赋予居民获得社区论坛信息、参与社区决策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明确规定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序和参与保障,对于规范操作程序和居民参与社区论坛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

另一方面,从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之间的非均衡博弈状态来说,基层政府特别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各种重要背景因素对社区论坛成长的影响。具体而言,详细了解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拥有不同文化程度、月收入存在差异、职业多样化、政治面貌不同与居住时间不同等因素对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采取不同的处理与激励措施,进行区别对待,从而不断强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主动意识与居民自治精神。此外,还需格外重视与激励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参与社区论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而加强社区精英在社区论坛中的制度化参与机制建设,并在社区资源整合中彰显与突出社区精英的公共理性,将成为推动社区论坛顺利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地实现社区自治和草根民主的重要途径。

从亚里士多德到约翰·米尔再到当代民主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探讨极大地促进公民身份的提升与社会民主化的发展^②。社区治理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治理的形式,其允许最高程度的民主,通过社区论坛或者社区议会给予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从而使普通公

^① Michael Cuthill, John Fien, Capacity building: Facilitat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local govern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64(4), December 2005, pp. 63-80.

^② Searing, D., Solt, F., Conover, P. J., & Crewe, I., Public Discussion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Does It Make Better Citize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2007, pp. 587-618.

民能够直接控制社区的发展走向^①。

参与社区论坛活动的成功依赖于良好的共识愿景以及大家对共同活动目标的有效确认。社区论坛虽然早已不是我国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中的新生民主景象,但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的非均衡博弈现象,从而使其发展依然缓慢而冗长。然而社区论坛为公民和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公民自治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了合作治理的共享空间,在这个真实的民主空间里,这些多元主体之间可以逐渐建立信任与合作治理关系,这对于我国蓬勃兴起的草根民主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社区论坛也将逐渐成为中国社区田野间孕育的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中最秀丽的民主风景。

(责任编辑: 李 申)

Community Forum: A Non – equilibrium Game

——Taking Three Cities Surve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or Example

Liang Ying

Abstract: Community forum, in the growth course of China's Grassroots democracy, provides share space to cooperate governance for multiple social subjects such as citizens, the basic leve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y citizens' autonomy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forum is the consultation and discussion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surrounding common community affairs in the news media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ion, and a routine mechanism for solving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 to promote the public servic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three citi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dicates, th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on – equilibrium game of the community forum growth is the various restricted factors and deep reasons for impacting community forum growth.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t must promote the growth of community forum and citizen autonomy spirit. As a result, the community forum is going to play an outstanding role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Keywords: Community Forum;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utonomy Spirit; Non – equilibrium; Game

^① Somerville, P.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The Policy Press 2005. 33 (1) p. 120.